



黑驼

朱马拜中短篇小说精选

朱马拜·比拉勒 著
阿里·韩玉文 译





黑驼

朱马拜中短篇小说精选

朱马拜·比拉勒 著
阿里 韩玉文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驼：朱马拜中短篇小说精选 / 朱马拜·比拉勒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5

ISBN 978 - 7 - 5063 - 8001 - 0

I. ①黑…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5873 号

黑驼：朱马拜中短篇小说精选

作 者：朱马拜·比拉勒

责任编辑：陈晓帆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230 千

印 张：19.75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8001 - 0

定 价：37.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短篇小说

- 3 / 诅咒
- 14 / 报丧鸟
- 19 / 远处传来鸟鸣声
- 24 / 迟融的冰凌
- 37 / 一对外婆
- 49 / 一把黑土
- 62 / 山脚下的石墓
- 70 / 嘎啦鸡
- 77 / 美女

中篇小说

- 95 / 往事如烟
- 139 / 向往天堂
- 161 / 最后的部落首领
- 265 / 黑驼

短篇
小说

诅 咒

比耶特部落的毕官^①萨布尔乎勒去世了。生来一身正气，高龄之后不得已撒手而去的他，曾是不讲情面、不讲身份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的最后一位部落领袖。没过多久，他的大儿子也随父亲而去了。

他们身后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牲畜，由部落里敬畏萨布尔乎勒亡灵的后辈们临时代牧着。他们身后悲哀的年轻寡妇和最大只有十岁的两个女儿，在一年守孝期内的生活起居，也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没有因为户主的英年早逝而遇到大的难处。就像野马家族一样，一匹乳马被枪杀之后，另一匹乳马会把自己的奶头主动送到嘴唇干裂的遗孤嘴旁，在芒格拉克和沙吾尔山之间的比耶特部落，云雾缭绕的深山里为数不多的牧户们，轮流包下了不幸家庭的日常担水劈柴、宰牲磨面之类的家务活，和少量口粮地里的农活。

还保留着和睦互助传统的乡亲们，抽空犁了孤儿寡母只需浇一夜水的那点儿口粮地，然后，年轻人连眉头也不皱一

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 毕官：哈萨克各部落法官。

下给她们的地浇了水。在这一年中，年轻寡妇除了提供一些畜力外出不了任何力，只是坐在家里守孝哭丧，听不断来吊唁的乡亲们的安慰之辞。

到了收割季节，她除了给帮助收割的乡亲们按时做饭外，还请人在地头宰羊招待了帮工的人。她的开支不过就是两只羊和一袋子酸奶、一块砖茶。

半个月之后，乡亲们又聚集在她家，把他们不分昼夜亲手给她割好垛起来的、与丈夫在世时差不离的一大垛小麦、半垛子黍子、不多的大麦和燕麦，还有一小块田的豌豆碾好扬净入了库。

对父老乡亲感激不尽的年轻寡妇，当众痛哭流涕发誓说：“愿安拉赏识你们，我若要离开粗肠子^①部落，天诛地灭！”

丈夫去世的第二年古尔邦节期间，年轻寡妇请阿訇念古兰经，宰亡夫生前的坐骑，请来乡亲们为亡夫举行了周年祭奠活动。活动当天，部落里的长辈妇女们根据宗教教义和传统习俗，拔去插在秋季毡房腰绳上的黑色哀旗，揭掉寡妇头上的黑色孝巾并绕着她的头顶转了三圈之后扔进了火里。之后，本部落女人中，受人尊敬且以说一不二而出名的一位老者，代表家族对寡妇说：

“自古至今，寡妇是家族的遗产。没有不死的人，若没有死亡，大地还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人吗？因为死了男人而不幸的人也不只你一个，抬起你的头，年轻的侄媳妇！是的，你因为死了丈夫而号天哭地了一年，也算尽到了一个寡妇应尽的孝道，又举行了纪念亡夫的周年祭活动。从今天起，你应该以你原来的靓丽身姿展现在乡亲们面前。”

① 哈萨克已婚女性忌讳直呼夫家前辈姓名，一般都要用近义词来代替需称呼的词语。“比耶特”虽系部落名，但也是该部落前辈的名字，其读音与“小胃”相近，所以用“粗肠子”来代替。

这些话，自然对年轻的寡妇是莫大的安慰。她也确信了人死不能复生，活人还需生活下去的道理，逐渐淡忘了自己以姑娘之身出嫁，转眼变成寡妇的痛苦。从此，萨布尔乎勒的儿媳妇像剪去了往年旧毛的两岁母羊一样，抖擞着一身闪亮的新毛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被长年悲哀折磨得像杏核一样有些枯萎的面容也逐渐有了血色。没有法子，她必须打起精神开始新的生活。

当然，在悲哀中度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女人，突然间精神抖擞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她把周年祭所剩的生熟食物分发给孤寡人家和邻居，收拾完屋子之后的那天夜里，平时很少有乱七八糟梦魇的她，做了一个令她难解的梦。

她在梦里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她的双肩上有两只小鸟，有一只在她肩上屙了屎之后突然飞走了；另一只是未经驯化的鸟，她想抚摸它的羽毛，但它总是躲避着不让她摸……

她从梦中哭醒之后，百思不得其解。她想起了之前对她表示了同情的那个老婶，在本部落极有声望、说话掷地有声的老人也许能够解梦。但总不能空手去吧，于是，她拿出压在箱底的嫁妆银戒指，裹在崭新的绣花手绢里，来到了老人的家里。

只做了小净而没顾上吃早餐的老人，看着年轻寡妇说：“梦里哭，醒时必有笑，是克孜尔圣人在托梦。你肩上的那两只鸟指的是两兄弟，那个屙屎后飞走的就是给你留下两个孩子后归真的你丈夫。而那个生鸟却是被拴着腿的，是三年前从军的你的小叔子，是你亡夫的合法继承人。万物的主命你嫁给你的小叔子。往后的事情，就交给部落里主事的老人

们了。应该说通哈孜^①，让百户长派人把那个在外乡受他人摆布的小叔子叫回来。愿真主保佑你一切顺利，往后，你千万要提防着一点，别叫其他的男人蛊惑了！”说罢，老人伸着双手念念有词祝福了一番。

从此，就像惹了其中的一条，整个蛇群就会不断发起攻击的一窝毒蛇一样，在那个老妇人的纵容下，萨布尔乎勒的儿媳妇心中躁动的蛇无言地给整个部落施加了压力，连续地释放出了“做得了主，我就是你家的遗产；做不了主，我就是你家的祸水”的信号。年轻寡妇整天像松了扣的绳子一样轻飘嬉戏，夜里出入于各种宴席和歌舞场合，白天关上自家门串门不止。这下可苦了两个没了爹的小女孩，因为没人管而成天流浪在外。

同时，变得轻佻的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的次数也不断地增加，向娘家人诉说亡夫周年之后部落里的人自顾自，很少有人帮助她，再过一段时间孤女寡母过日子都恐怕很难了之类的话。看着女儿落泪，觉得女儿说得不无道理的娘家人，暗地里派人给比耶特部落的百户长和哈孜带话说：“真主造化，让我们的女儿年少守寡，一年的守孝期已经过去，她也该另找一个合适的主了。女儿已经嫁给了你们，虽然是我们的骨肉，我们也绝不反悔。既然亡婿有一个弟弟在队伍里，兄亡弟及^②是传统，那么，就应该让他回来担当起家庭的责任。否则，亲家们也别责怪我们不遵习俗。”

就在双方关系出现裂痕迹象的那年秋天，比耶特部落里的人们发现欲火旺盛的年轻寡妇勾引来了外乡男子，那个行踪诡异的男子不走房门，时常在夜里爬到她家毡房后面，掀

① 哈孜：部落里的法律顾问。

② 兄亡弟及：旧时哈萨克婚姻制度之一。已婚女子丧夫之后，一般只许嫁给亡夫的弟弟或近支亲属。

开壁毡用木杵把栅栏壁顶起来后，从下面爬进爬出的。一天夜里，被几个小伙子抓了现行，轰动了整个牧村。不仅年轻寡妇出了名，而且全部落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比耶特部落的长辈们在哈孜的带领下，来到他们用投羊粪蛋的办法选举出来的、手握偌大一块政府印章的百户长家请愿说：

“尊敬的萨布尔乎勒亡人的儿媳妇已经有不轨迹象了，假如她带着两个女儿嫁了他人，那么，毕官大儿子家的香火就断了，那等于是让一座山头垮了一半。既然有继任的亲小叔子，也不好让她嫁给部落里的其他男人，那样既违背教法也不合传统。”然后，又拿出了摁有乡亲们手印的请愿书，递给了百户长。盖有百户长印章的请愿书送到了县太爷手里。不久，萨布尔乎勒在遥远地方服役的小儿子回到了家乡。

二十出头，即将继承萨布尔乎勒家业的小儿子，是个直来直去不善计谋的倔犟的愣头青。他一回来就责无旁贷地帮嫂子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活，疼爱兄长的两个遗孤。再说，他也无处可去，所以，就跟嫂子和两个侄女同住在一间毡房里。

乡亲们看到有名望的萨布尔乎勒的小儿子退役归来，这个见过世面、受过教育的小儿子，如此勤奋能干，而且疼爱嫂子和侄女，无不感到欣慰，都满怀希望地等着为他们办婚事那一天的到来。卸甲归来的年轻汉子和像空胎小母羊一样的少妇同在一间毡房里，一个在绸帷子中的木床上与两个女儿睡在一起，整夜在欲火的燃烧中辗转反侧不能入眠；而另一个却没有任何杂念，蒙着头睡在地铺上，毫无意识地打着轻微的呼噜，打发着烦人的长夜。

寡妇虽然有些难耐，但是自认为大局已定，小叔子早晚是自己男人，所以抑制住了自己。正当他们谁也没有越雷池半步、相安无事之际，突发的变故打破了他们之间一时的

宁静。

这天，比耶特部落的几位男女头人来到寡妇门前。视族规为天经的他们，无意中把叔嫂二人推上了风口浪尖。曾遭多次掳掠，所以深知团结和睦之珍贵的比耶特部落里的那些头面人物觉得，从秋季到深冬的漫长时间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寡嫂和小叔子，如果是健康之人已经瓜熟蒂落无疑，该是捅破窗户纸的时候了。于是，一行几人在四月初的圣纪日^①聚集到萨布尔乎勒的嫡传长房家里，举行了诵经祈祷活动。

为了不增加因为举办周年祭而破费过的家庭的负担，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他们让家里的婆娘们带了一些本应是萨布尔乎勒的份子肉，没有让主人宰牲，吃了尚存冬宰肉。最后，他们相互使了眼色之后，男女分别聚在两处。

眼窝深深凹陷，像一汪死水坑里的浑水一样，或者像深坑里的泉水一样的大鼻子男人相的老太太，也就是上次给年轻寡妇解梦的半仙老人，带着女人们来到毡房前用作厨房的毡房形状的“托夏拉围”里。一帮戴着白色长盖头的老妪们围着旺盛的炉火，七嘴八舌轮番进言，絮叨完年轻寡妇续给小叔子的事情之后，还就怎样让未驯化小鸟般多疑暴躁的年轻男人顺从迁就，与其共同生活传授了许多经验。一句话，要求年轻寡妇在未与年轻小叔子生育后代前，即便是挨鞭子也不许还嘴。而那个严厉苛刻的老婶婶当着众人的面严厉地教训了年轻寡妇一顿之后，又用缓和的口气进行了诱导。

感到气氛有些不正常的年轻人，一直在屋外以给客人的乘骑喂草饮水、打水劈柴为幌子不敢进屋。那帮以哈孜为首的老汉们，硬是把不肯进屋的萨布尔乎勒的传人，叫到了百

① 圣纪日：伊斯兰教历3月12日为穆罕默德圣人的诞辰和忌日，统称为“圣纪”，是世界穆斯林的重要节日。

户长的面前。

在外乡受过三年另类教育，性格气质已有所变化，再加上对一帮老人不无严肃地先后到来心存疑虑的年轻小伙子很不情愿地进了门。乍一看，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把比耶特部落里说话响当当的上层人物和个别能言善辩的下层老人放在眼里，透着一股傲气。百户长看到这个晚辈不但没有给诸多长辈屈膝施礼，而且用力带了房门之后，双手掩进袖子里三两步走到火墙前坐在了炉台上，他气呼呼地大声呵斥道：

“没大没小不懂规矩的小子，在座的都是你爸萨布乎勒生前的好友，你有能耐了还是怎么地？竟敢在哈孜面前无礼。你就是天王老子也必须把膝盖屈下来施礼！”就这样，威严的百户长先给傲慢的年轻人使了一个下马威，让他给坐在四五个长者中间的哈孜行了弯腰礼。之后，坐在上座的稍年轻的十户长向他摆明了大伙儿的来意：

“你别以为除了胡大没人管你，关心你。无论生死，在座的都是为你伸冤、为你保护财产的亲人，无论如何你都应该听他们的话。”他的话马上得到了他人的响应。本牧村的只有山羊髯石那么大的无冕毕官，盘腿坐在驼羔皮褥子上，高腰靴底上的铜钉闪闪发亮，宽额头下粗黑的眉毛像一把芦苇一样向上弯曲，他往靴跟上磕几下铜鼻烟壶，送到鼻孔下闻了几下后，才亮开清晰而洪亮的嗓子，与前面的人相比，他的口气缓和了许多。而坐在钉着脱了毛的羊肚子的窗户微弱亮光下的毛拉，却还在捻动着手中紫黑色大念珠串，小声念着祈祷词。

大念珠的转动声自然压不住无冕毕官的大嗓门，他说：“孩子，别那么紧张，放松些！谁也没有害你唯一的哥哥，我们大家早晚都要随他而去，因为那里才是我们永久的归宿。真主因为需要他，才请走了他，而他却把老婆孩子和家托付

给了你。兄死弟及，是真主前定的命，也是我们的传统。再说，你现在是亡人萨布尔乎勒身后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你的寡嫂也不例外。”

说到这里，无冕毕官打住了。点到为止的他，把眼神投向了年龄大约四十来岁的一个人，此人在平时的小纠纷和闲聊中常给他帮腔、在他闭目时将要接这无冕毕官的衔。那个接班人立刻把黄色玉石眼盯向了萨布尔乎勒的小儿子：

“厨房里的大婶大娘们马上要把你嫂子带进来，教长要给你们念‘尼喀’^①主持结婚仪式，哈孜为你们证婚。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的意见。”

自退伍回来几个月，为亡兄尽到了义务，对两个侄女尽到了叔叔的责任，与整天飘忽不定的风流寡嫂保持着小叔子和嫂子间纯正关系的愣头小伙，像受惊的烈马一样，打着响鼻抱起了蹶子。他双手抱着头，任你怎么劝说都不理不睬，无声地反抗了一阵子之后，还翻着白眼踢腾了几下腿，差一点没有晕过去。缓过来之后，他失声哭了起来，向众长辈表达了惧怕亡兄怪罪、羞于与昨日还是亡兄怀中的女人同床的感受，觉得那是一种耻辱。最后，还要起了横，什么话也不进去了。

玉石眼率先发起了第二波的好言相劝和不无善意的威逼，他甚至用了诬陷和威胁的言辞，大声喝道：

“比耶特家族纯洁的名声已经被你败坏殆尽了，你早已让亡兄的床变成了藏污纳垢之地，难道还要耍赖不成？”听了这话，从没接近过女人还是处男之身的暴躁青年，一头撞在了挂物杆上，震得屋顶上的灰尘都掉下来，落在了众人的身

① 尼喀：穆斯林结婚时举行的仪式，要请阿訇诵经祝福，是时念的经文称之为“尼喀”。

上。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置身事外似的闭目静坐的哈孜也坐不住了，但却引起了小伙子更强烈的反抗，最后，他不得不用这家祖传的牛皮《古兰经》镇住在座的所有人。

因为，他的话引起了又一轮的无中生有的冰雹似的围攻和无情反击。该是制止无休止的对抗，作出决断的时候了。百户长作出了惩罚年轻人的决定。

百户长铁青的脸上透着无奈和绝望的表情，他虽然想说服年轻人，但是，心里很清楚，一切都不可挽回了。这个被教法和传统习俗团团包围的晚辈，任你无冕毕官如何滔滔不绝，对古兰经和教义倒背如流的教长如何苦口婆心，都无济于事。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最后以谩骂和诅咒与长辈们对峙了足足有烧壶茶的工夫。无知且不顾后果的幼稚小伙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所以，惩罚他是祖传的规矩，怨不得别人：

“不愿意娶寡嫂为妻的小伙子，从即刻开始，不再是本家庭、本部落的人，必须离开本部落，到我们目所不能及、耳所不能闻的遥远他乡谋生，到死也不得回来。”

不想，萨布尔乎勒的小儿子即刻立誓，接受了这个惩罚。在座的其他长辈对这种将自己的后辈赶出去流落他乡的惩罚虽然感到惊愕，但是谁也不敢站出来反对。就这样，因为不想让年幼的两个孩子在他人的门下受苦，更不想让亡夫的灵魂不安而有意续嫁小叔子的年轻寡妇，虽然听从了大婶大娘们的劝导，但最终没能来到男人们所在的正房。

黄昏时分，六根大梁的宽大房间已经变得暗淡，屋里的人们当着受罚人低声议论着。百户长作出惩罚决定之后，唯一能减轻对罪人重罚和洗清其不实诬陷罪名的，只有白胡子搭在胸前，如白色鸡蛋一般容貌整洁的哈孜了。对竟敢违背祖宗规矩，却没有其他不轨行为，也没有违背其他基本行为和道德规范，就连他应该继承的萨布尔乎勒遗产也没有提出

一点异议，性格却牛一般倔犟的小伙子，哈孜提出了减轻惩罚的意见，他说应该用‘反巴塔’^①来替代原本要念的祝福巴塔和尼喀，免去其他一切惩罚。为此，在厨房里的老妇们也被叫了进来。在这突发的阴暗恐怖的气氛中，已经答应嫁给强壮的小叔子，而且自己原本就有此意的寡妇，听到了对无辜小叔子的恶毒咒语之后，犹如五雷轰顶，山崩地裂，悲愤地大哭了一阵。然后，扑向了门口不远处被冰雪覆盖着的大河，想投进河中间饿狼般张着口的冰窟窿里，用冒着寒气的滔滔冰水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因为无缘无故坏了名声而失去理智的女人，半道上被迫出来的十户长抓住，关进了炉火已经熄灭的厨房里。于是，那座用石头垒的圆形尖顶厨房的篱笆门中，传出了类似用绳子拧住了口鼻的野马发出的挣扎声一样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顺从于无冕毕官圆睁的怒目、百户长愤怒的训斥、哈孜的最后裁决以及其他纷纷议论的教长，无奈地伸出了死水坑里的狗鱼一般满是斑点和汗毛的双手。比耶特部落的有头有脸的几个长老和老妪们的眼睛就像扎向萨布尔乎勒小儿子身上的无数根刺一样，看着坐在炉台上脸色蜡黄、浑身冒着冷汗、肌肉抽搐不停打颤的小伙子，全部都伸出青筋暴突的干瘪双手，掌心朝外地摊开手掌，静听着教长的反巴塔：

“但愿你终身一无所有，双手抱膝独守空床，祖辈咒语伤及你心，阿门！”

萨布尔乎勒的小儿子，犹如困在山崖下，像两肋灰毛让灌木丛里的荆棘刷净的母狼和龇牙咧嘴的公狼嗥叫声吓破了胆的人一样，后背两个肩胛骨之间不停流着酸涩的汗水，双手抱着失去知觉的膝盖低下了头。

^① 巴塔：祝福辞。“反巴塔”即诅咒。

就在当年，人们从冬窝子搬到山下口粮田里的季节，萨布尔乎勒的那个受众人围攻的小儿子，把兄长留下的近百只羊赶到牧地之后，无精打采地顺势躺在一个坡地的开阔处，本想休息一会儿，不料睡着了。被长辈们诅咒之后，愤怒的小伙子本想远走高飞，逃离这是非之地，但是两个侄女苦苦哀求死活不让他离开，所以才留下没走。当不忍心丢下孤儿寡母的可怜小伙一觉醒来时，已被春季凉风和潮湿土地的寒气所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坐了起来，这才发现面部麻木不断抽搐，半边的手脚失去了知觉，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羊群四处走散，却无能为力。发现这群羊的反常情况后赶来的另一个牧羊人，把已经瘫痪的他送回了家。

一时间，“祖先的诅咒应验了”的臆断成了整个部落的话题。而他睡着的那块地正在露尖的牧草和不远处父亲的高大六棱墓塔也都成了臆断的佐证。

半身不遂，口歪眼斜，言语模糊的可怜小伙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对他一肚子气的嫂子和两个侄女承担起了照顾他的责任，不但喂他吃喝，还要为他端屎端尿。迁到垦区后的一天，那个给他念了反巴塔辞的毛拉来看他了。他先号了神志清楚、见了他像见了灰熊一样惊恐的小伙子的脉，又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的前额，待其他人都出去之后，重新为他祝福做了巴塔。他还说要念七天古兰经为病人祈祷。最后，他轻轻地忏悔道：

“罪过，我在不可抗拒的习俗纵容下，对一个无辜的年轻孩子施了咒语，但愿我主大发慈悲，减轻无罪者的痛苦。”毛拉牛犊眼中流出的泪珠滴在了年轻病人的脸上，年轻人不由得浑身一震……

（阿里 译）